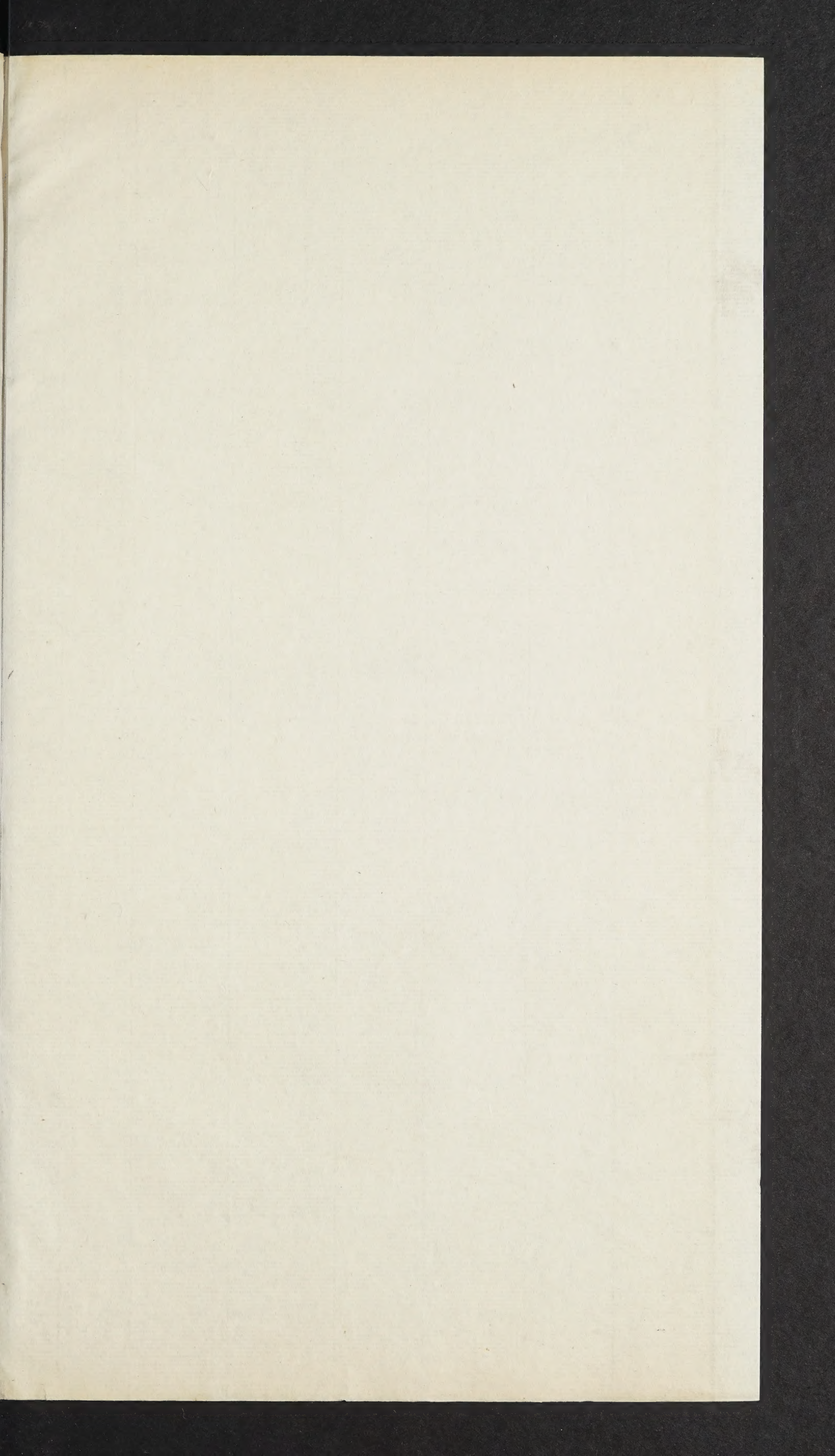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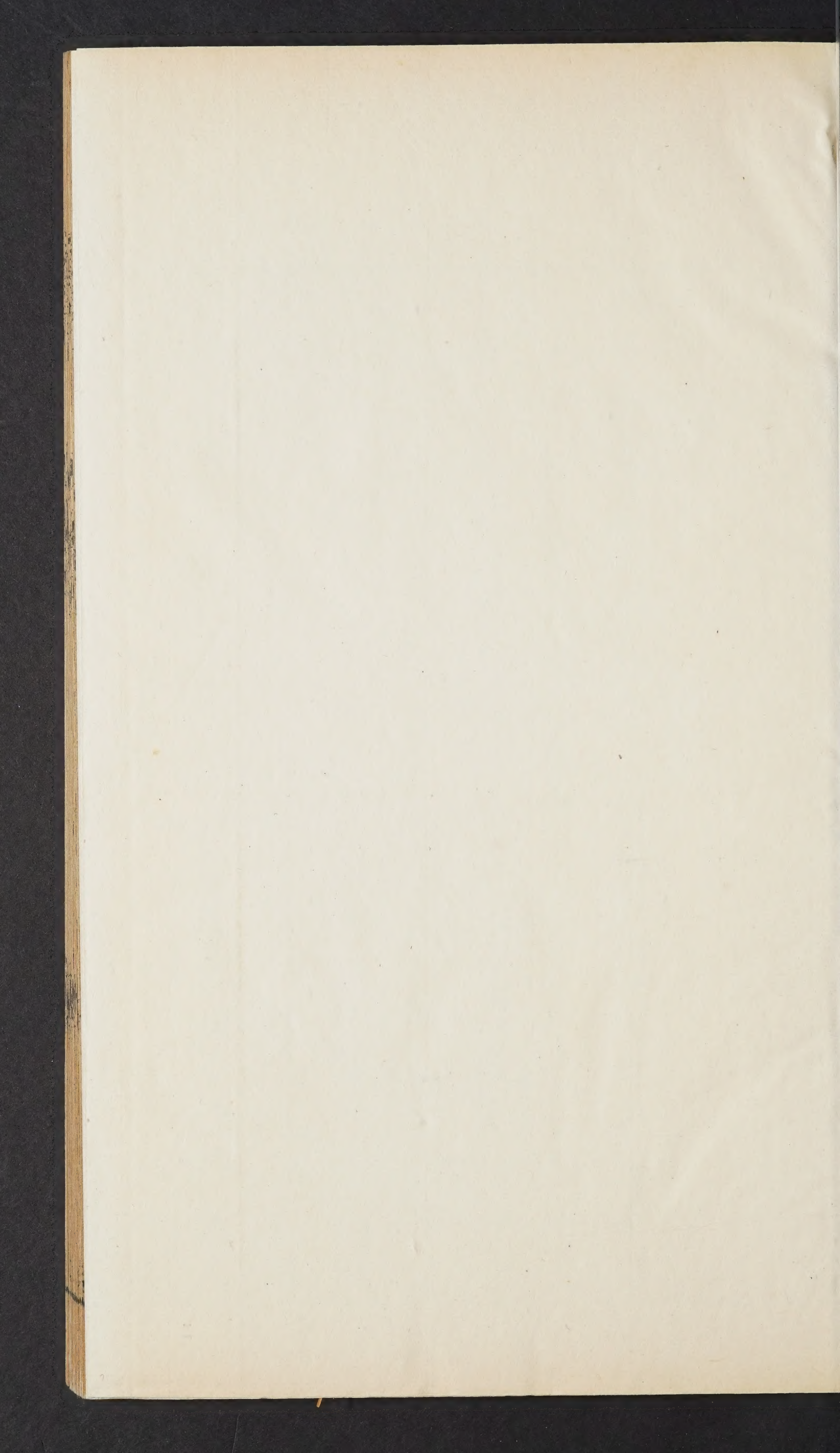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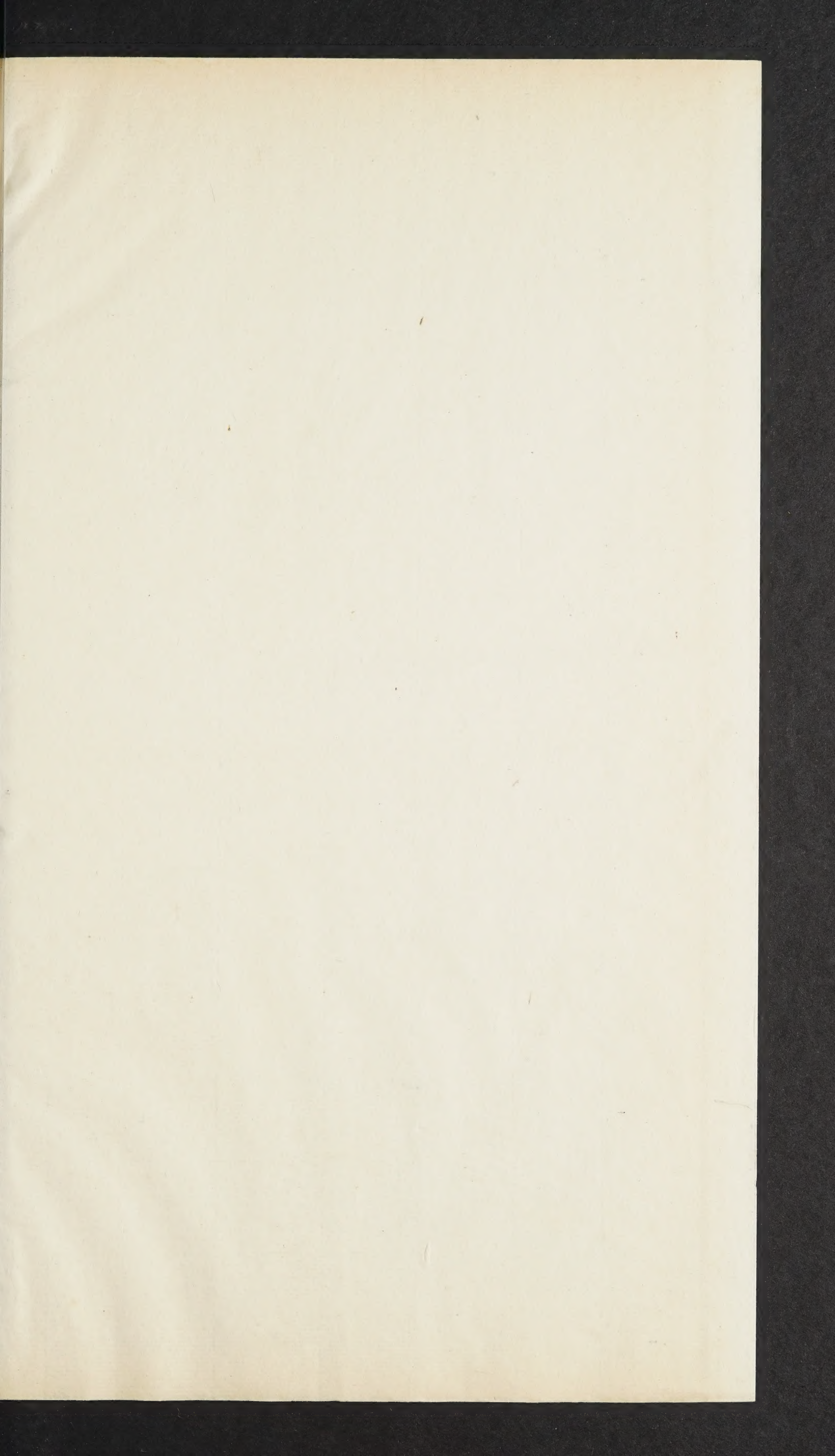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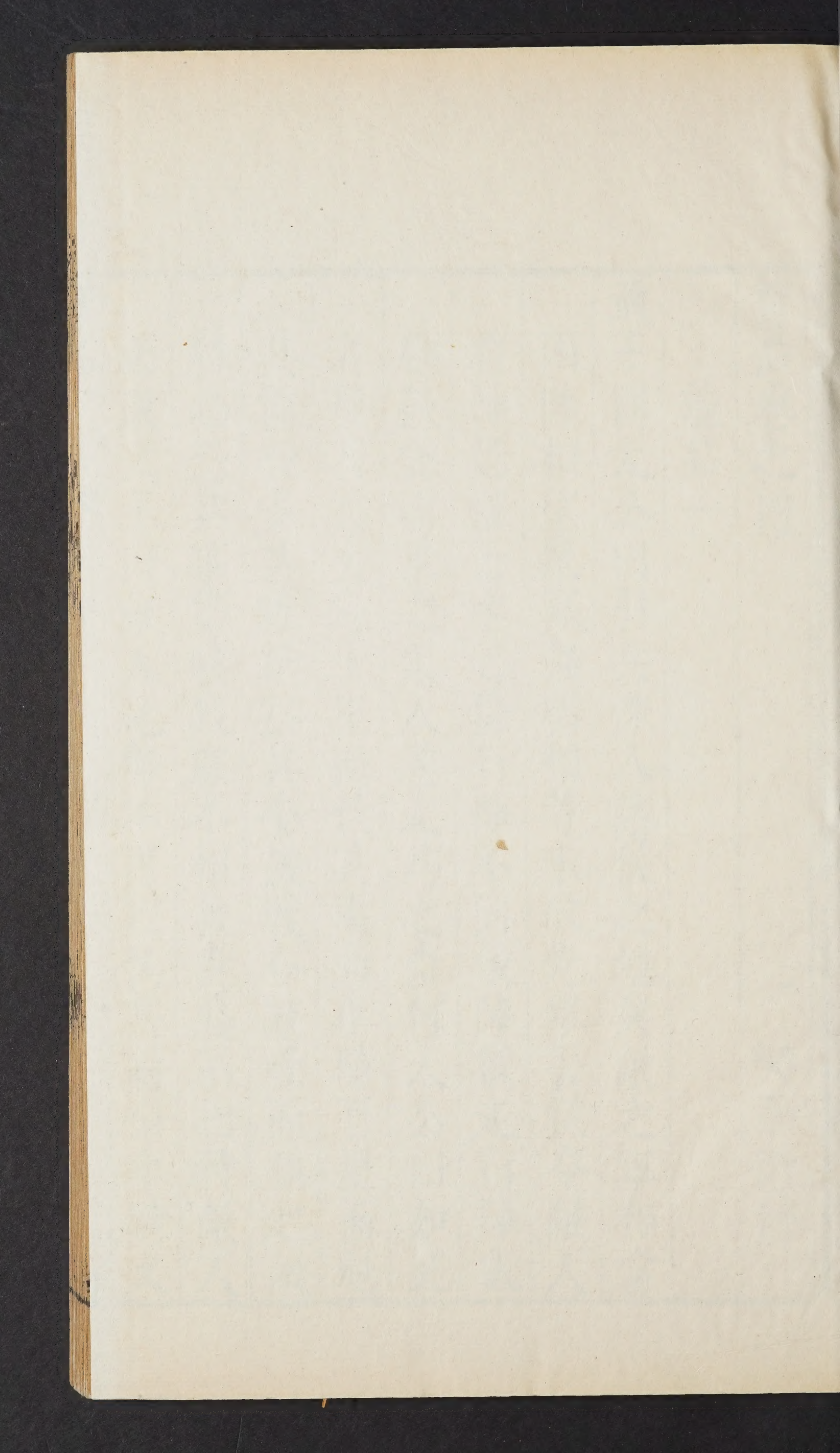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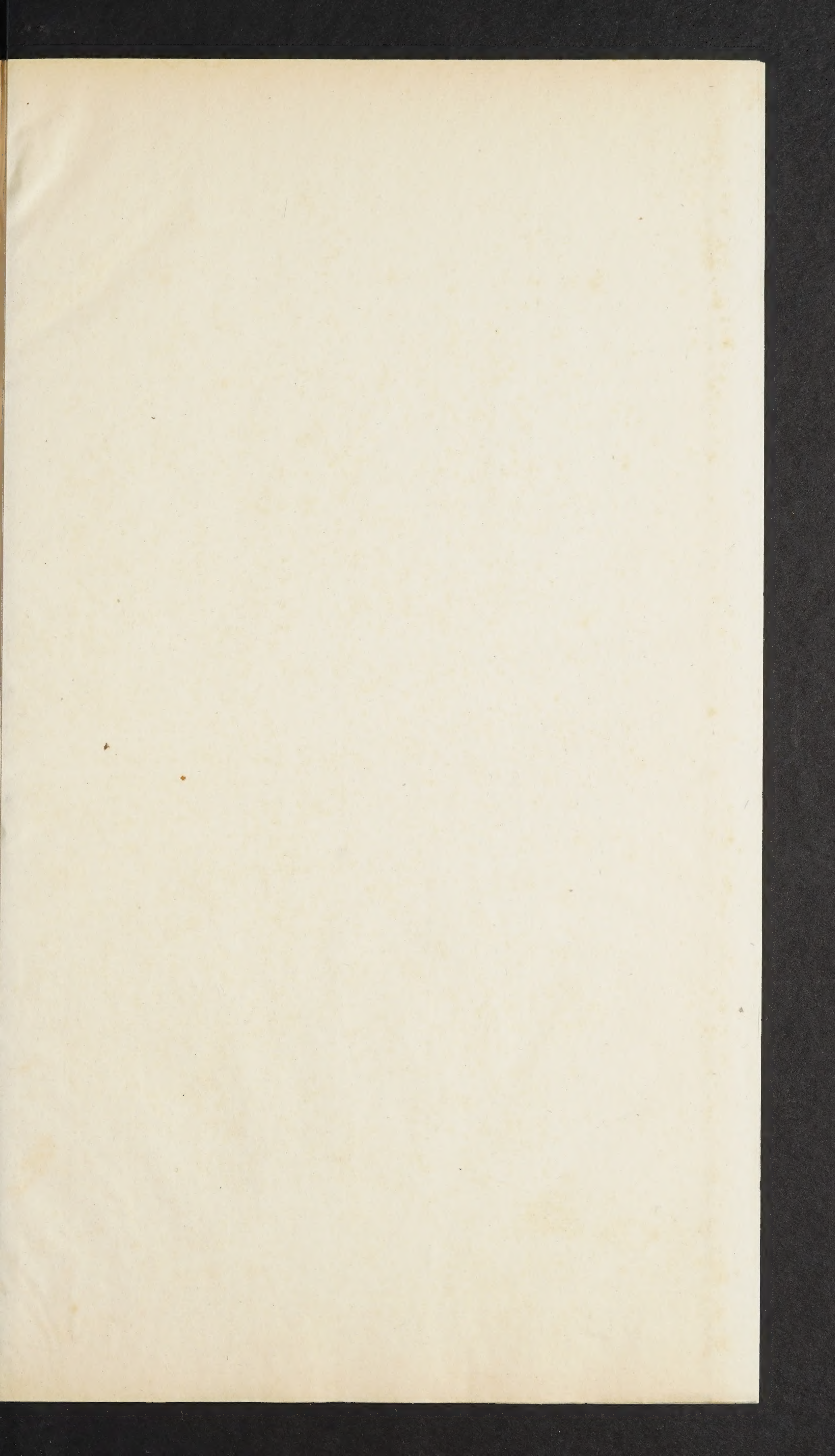












智品卷之四

樊王衡校

能品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强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皷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人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

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懼戰則不勝爲之柰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

其去來曰何以知之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大敗縊於荒谷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恐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

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
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公子重耳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
十乘公子安之留齊凡五歲無去志趙衰舅犯乃
於桑下謀行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已殺
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
不可姜乃與咎犯等謀醉公子載以行行遠而覺
公子大怒引戈逐舅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
咎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假手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

偃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荊有佽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又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佽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弃劍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獲全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

夜至甲列壘壕彼必薄我行不成列鼓出待之吳
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
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
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
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
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

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臼曰立
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
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
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
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
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
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
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
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

曰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兒匿之宮中

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
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
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幷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
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
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
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
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
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

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
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
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平丘之會令諸侯日中造於除子產命外僕速張於
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
使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
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敢以爲請
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旅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藝小國有闕所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
至於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
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國不競亦陵何能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
爲國基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
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
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
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
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

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
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償厚味寔腊毒今
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
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
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
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
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
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
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
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

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
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伍乘爲三伍
荀吳氏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
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羣臣
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懽而子有憂
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
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
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

反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衞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顔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其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三晉巳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

從成皐始大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濵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

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
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
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
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
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
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
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
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

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
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
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
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篾以加
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
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
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

發大計越王曰諾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

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百濮乃罷楚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
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窗三宿而
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
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
四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

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秦晉戰交綏秦使人謂晉將軍曰兩軍之士皆未憖明日請復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人夜遁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

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
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
者不腆敝邑爲從之者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東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

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
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
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
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
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
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
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
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
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
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

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人報河伯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

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于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

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趣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孫臏同齊使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

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糺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救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
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
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
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
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
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
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

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趙魏伐韓秦救之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與秦以和蘇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

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

士　於楚楚王告愼子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

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

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

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

鄲拔而承魏之獘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
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獘大破
之桂陵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
殺其用事者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
公子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
君賢之言於王王使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至是秦
伐韓軍閼與廉頗樂勝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
道遠險陿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

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堅壁二十八日不行秦遣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旣遣捲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許歷請先據北山秦師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封奢爲馬服君

樂毅圍卽墨適燕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

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

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命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

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
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
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
所過城邑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乗勝卒至河上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
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
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
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

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

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

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
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
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
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
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
乃設九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
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
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
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
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

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

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
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
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
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
不許於是相如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
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
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爲趙王擊缻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
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
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
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王
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
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
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
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

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遣其後和信陵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書之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信陵君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

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

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

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適遊趙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
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
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
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
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
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
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

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
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
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
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新垣衍曰先王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
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
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
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
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
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
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
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
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
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
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仆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

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楚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

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
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
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
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
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
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
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
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
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

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黄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説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

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

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
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
而聽陳馳遂入秦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
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
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
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
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
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
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
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
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
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
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
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
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
之名爲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
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
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

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欲以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

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巳入質矣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

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

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

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

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

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

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

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

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

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

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
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
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
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
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
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
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
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
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

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兵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

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
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
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
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
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
武王

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陳勝與陽夏人吳廣
皆為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
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
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

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恚尉令辱

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
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
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
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
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名望也袒右
稱大楚爲壇而盟

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
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鋭率士
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絶功德宜爲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
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
國家滅人社稷絶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
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
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
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
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强如此野無交兵縣無
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
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樊升之曰得時無怠時難得而易失者也時乎時乎不再來宋儒曰天道後起者勝非也正以先起者爲勝耳先者民心之所繫也陳勝秦民之湯武項羽天下之宰向使其才足以濟之拱揖指揮而天下定矣沛公雖欲不爲之下不可得也光武玄德亦然光武遇更始故猶幸而濟玄德遇曹操故不幸而不濟玄德崎嶇一方辛勤萬狀熟視曹而莫可如何竟不能越中原有尺寸之地則以操先據之耳民心已繫於彼而復起而爭之不亦難乎豈非後起者未必勝之明驗哉甚哉時難得而易

失也玄德曰今天下方變後會之來未有紀極在應之者能不失耳故曰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果不失時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而功若丘山矣

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痛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

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
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獨邯欣
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
害除秦奇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
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分部而署置之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

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韓信爲左丞相

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

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

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其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

趙會食諸將皆嘸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

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
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樊升之曰昔范增好奇計張紘好奇計然吾觀兩
公所陳畫亦何奇之有皆天下之至正也夫計者
從人情事勢險易疾徐而出亦又何奇乎庸侯六
出奇計蓋古今稱能奇者矣然以予觀之皆譎也
非奇也故曰吾世多陰謀道家所忌蓋善出奇者
莫如韓王信矣其擒魏覆趙服燕取齊所以設奇
用間皆非人思慮之所及也區區計算圖切利害
之形遽得而料之哉夫惟不得而料故不得而禦

攻無堅城前無橫敵有以也雖然天下之奇亦何盡之有廣武君塞井陘之計齊或人召降臣之計鄭度徙梓稠涪水民之計皆能使智勇坐困英雄束手讀此又未嘗不啞然也然則計之奇者亦不能自奇也蓋有因人而施者有成安君之豎儒而後韓淮陰得以效拔幟之奇有騎劫之懦將而後安平君得以突火牛之陣有因時而施者荀彧之策紹曰公以十分居一之象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者半年矣情見勢屈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陸遜之策玄德曰備猾虜也更嘗事多其軍

始至思慮精專不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
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有因事而
施者舟鎖連環連營七百則火可燒而走魚入罶
口龍走淺沙則水可擒而沒凡此皆因形而借勝
於敵人見其出奇不窮而不知奇之未始預設也
不失敵之可勝耳故知天下之不奇者爲能奇而
有心於奇者又焉得奇不奇而奇奇之至也所以
藏九地而動九天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
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

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

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
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
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
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
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
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
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見之皆曰
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
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
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

下者三十餘城

項羽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之振

楚圍漢王於滎陽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







